續高士傳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三

南唐

宋

續高士傳卷之三

侯官高　兆譔　　石埭徐士愷校刊

唐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王績里人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守令聞其名往謁輒以瘖辭王績投劾還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閒盡以種黍釀酒愛子光眞何從與相近子光以瘖終未與績語日夕對飲顧相得甚懽也世稱河渚先生

河渚先生以瘖志隱守默塞兌肆耕抱蘊王績愛之

結鄰與飲相對忘言遼遼良醞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薄絕俗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鹿幘麂鞾逼署鄉正桃椎委地去結廬山中夏裸冬緝木皮自蔽嘗織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就與語不荅瞪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酒令我無事治蜀乎於是簡條目薄賦斂州果大治後屢遣存問桃椎輒走林草自匿焉

岧岧桃椎道枉迯蹻葛細草柔畫鬻夜作俾人步蹈安審其樂長史蜀政師其澹泊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四十年頤卒更居徂徠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斯言足矣玄宗東巡狩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詔拜國子博士固辭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徂徠山中

牧羊搆冢藾然可悲食華讀易洽洽足怡有心哉言

不欲勿施聖人之徒吾與希夷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也博學善天步律厤性恭慎未嘗語人宋璟嘗師之璟當國致遺束帛將薦於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與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不稱適速咎耳行沖垢衊與之又辭不已乃受未幾報行沖以身所衊素絲曰元愷義不受無妄財也年八十餘卒

元愷多能式恭式慎坊表作瞻廉隅自峻美服不衷躬之悔吝垢敝蕭然體胖德潤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也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乾童母卒盛暑徒步往弔比至乾童以事出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搆爲刺史檄縣令孔愼就謁避去不見大經遂於易豫筮死日自爲誌而終

卓然衛君辭疾牝朝玩易義文樂志陶姚道心彌堅生死亦超作誌示終息迹逍遙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也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

守薛兼訓奏辟參軍不就隱於泉州州旁邑有九日山多大松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未嘗至城門姜公輔謫至見系窮日不能去築室依之公輔卒妻子在遠系葬公輔山下後東渡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名其山為高士峰云

公緒在南結廬山巔穴石為研以注老子欷噓姜君一宦謫亦高士峰前荷鍤埋爾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也貌侻陋口吃閎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與人期雨雪不後上元初隱

茗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夕日黑興盡慟哭而歸時人謂之今接輿詔拜太子文學不就貞元末卒著茶經三篇

茗溪陸叟今之接輿慟哭行野杜門著書甌犧成癖日來清慮作經三篇藏茗一車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也以儒自業耕耨取貲晚偕妻隱南山分田宅貲財給奴婢各為業與奴婢約過其舍則供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為娛文宗詔訪遺逸徵起居郎不

至

崔公長者耕田立宅戒得於老分給臧獲與婦時過互為主客美酒擊鮮陶然其適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嘗從湖州刺史張摶游至饒三日都無所詣刺史蔡京就見之龜蒙不樂便行後居松江甫里論譔雖幽憂疾痛室無十日費不少輟也有田數十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恆飢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對曰堯舜黴瘠禹胼胝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性

嗜茶置園顧渚山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潔壺置杯不復飲惡與流俗交即造門不肎見時泛舟齎束書茶竈往來江湖閒稱江湖散人亦稱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乾符中卒

甫里先生勞形自悅幽憂飢餓作述不輟晚歲止酒與俗相絕江湖之上浮游鼓枻

五代後唐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好學敏文辭唐昭宗時見天下已亂欲攜妻子與俱隱婦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

道士婦數賫書勸邀還邀得書則投之後聞妻子卒一慟而止邀故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祿邀邀不見及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視之晚居華陰種田節度使劉遂疑數以寶貨遺之不受唐明宗晉高祖屢以左拾遺諫議大夫召皆不起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邀好飲酒弈碁時爲詩章人間多寫縑素持贈或圖貌其形於屋壁

摄攘五代士皆魚肉叟也明哲獨全山谷少室學道弘農種牧爲時人瑞圖形華屋

南唐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也形寢而怪嘗寓廬阜白鹿洞幘巾苡屩短襴至骭亦無齎裝惟負布囊常括不解每就溪澗浴未嘗解衣浴已則淋漓出而曝之人問其故曰天象即白晝亦參列昭布不可祼裎耳性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烹啗不設醯鹽後居茆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行吟自若舊與樊若水善勉之以仕則矍蹙不荅後不知所終

廬阜有客行吟飄蓬短襴至骭來往羣峰昭昭天象曰布日中斯盥祼裎對之怔忪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隨里人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貲鏹即取酒盡醉嘗宿酒家大酣誤坐鑪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疑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笑去又嘗醉道旁里首張谷過而掖之炳曰起予者爲誰曰谷也炳呵之曰谷不學於炳炳不干於谷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二者固殊若速去無撓吾臥後於南臺山聚生徒講誦一夕痛飲卒

毛公講學求彼脯脡日向酒鑪以取酩酊道旁于于發言高迥醉者自醉醒者自醒

宋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邱人也後晉末喪亂絕意仕進開居教授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人有喪力拯濟之冬月恆解衣裘衣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生平不至京師年七十三卒於漢東

孟諸之戚世亂自遂隱惡揚善不營不積道在周物生貴有義蕩蕩默默君子仰企

种放

种放字名逸河南雒陽人也父卒諸兄皆干進母樂道薄滋味與放隱終南豹林谷結草爲廬僅蔽風雨放時講習以資養母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母子共食芋栗湻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榦奏放才行詔辟母恚曰吾嘗令汝勿聚徒講學今果爲人知不得安處吾將棄汝入窅山矣於是盡取放筆硯焚之與放轉居迹絕處太宗嘉母節詔京兆賜放錢養母勿奪其志咸平元年母卒放應辟

种母樂道安處林陂放也聚徒果爲人知母曰身隱安用文爲噫嗟母欤放也委蛇

楊璞

楊璞字契元鄭州新鄭人也善歌詩與畢士安善騎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為詩凡數年淳化中徵至不願仕進真宗祀汾陰過鄭召璞既至問君來有以詩贈行者乎璞曰無之惟媼有詩一篇耳誦之帝大笑賜束帛遣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騎牛苦吟東野楊公帝祀汾陰來至於嵩媼兮贈行賦詩可風曳裾拱手揶揄老翁

李瀆

李濆字長源河南雒陽人也恬澹好古博覽經史年十六父亾服闋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談宋室衣冠人物歷歷可聽李宗諤與濆世舊每勸之仕皆不荅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鄽閈人語濆卽鬻馬其惡囂如此咸平中遣使徵召辭足疾不起濆好飲酒人或諷之曰扶羸養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晚語諸子曰山水足以移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他日設外寢取父集七十篇幷書畫相付曰趣家人置酒吾將與汝曹訣酒數行卒年六十三

濆隱中條惡囂不仕與木石居遊於鹿豕閒說前朝

衣冠名士濁酒一瓢養疴樂飲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長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東郊手植竹樹淸泉環繞旁對雲山鑿土袤丈爲洞前爲艸堂鼓琴其中好事者常載酒殽從之遊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見之過客居士往來輒累宿而去眞宗詔陝令王希徵不至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敕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卒年六十

仲先艸堂流泉竹樹門向雲山素琴獨撫時亦策蹇往來墟塢紗帽蒙頭閒吟梁父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也少孤不娶力學不爲章句家貧屢空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孤山構塚廬側二十年不入城市時泛小艇往來西湖寺觀蓄兩鶴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放鶴鶴沖舉雲中逋於山水間望見則棹而歸以爲信喜爲詩成輒棄之或問何以不傳示後世曰吾放迹林壑方不欲以名聞於時況後世乎眞宗聞其名詔長吏歲時勞問既卒州以聞朝廷嗟悼賜謚和靖先生

遠哉和靖止於孤山高名自愼不落人間悠悠後世

莫知其端澄湖鳴鶴餘迹空攀

高懌韓退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有古人絕行通經史百家之書築室終南從种放受業與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知長安聞懌名表薦不起景佑中錄國初侯王後懌以官推弟忻杜衍文彥博累奏懌高行賜號安素居士再徵皆不就家貧窶妻子寒餒閉門讀書而已

韓退者稷山人也亦師种放母歿終喪隱嵩山以壽終

文悅辭榮終南結廬妻子凍餒閉門讀書退也嵩山努力耕耡高車种生媿爾之徒

孔旼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也隱居汝州滍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歲飢則分所餘周不足者環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望見旼輒褫袵避道父旣葬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閒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徵國子直講知龍興縣俱不就晚年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嘗畫太元圖於壁上規其中心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無異此也

滍陽孔旼以禮自工環汝之民避道敬恭三歲孺慕破棺息躬墓下紫芝雎雎爲叢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也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棄妻入契丹訪求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嘗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晚年以一驢負裝遊塞下希望邀滅復仇垂老歸於城南隅甎甋自環命之繭室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搆屋爲民舍即其地復作室刻石祠之

哀矣王公身世摧抑疲驢塞下目斷異域投老城南

甌瓿爲室闔戶而歎使人太息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也雋偉有大志寶元初爲書言邊事欲使契丹相攻以完中國之勢辟祕書省校書郎不就請授父顯忠身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置青城白雲溪杜光庭故宅以處之六召不應喜奕棊尤樂山水雖千里輒盡室往後浮沅湘觀浙江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之爲文誄之

益郫之張六辟不見浮湘觀浙歸而論譔婦追惠妻沒也誄陪邊事有書詎同封禪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嘗棹小舟往來江上扣舷飲酒清歌自適紹聖中閩人潘裕自都下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揖之前曰臣觀夫子非漁釣者願匃緒言以發固陋翁瞪視不荅裕更請之曰吾厭喧處閒遯迹於茲三十年矣少嘗誦經史後觀黃老書近亦棄去惟飽食以嬉無復有事裕曰夫子澡身浴德如此盍出而仕乎翁笑起引木瓢勺酒滿進於裕曰吾聞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踪竊有慕老氏曲全之義與子異趣子行矣掉頭鳴

嗚更不復語

吳漁無事飽食以嬉逢彼遊子停舟江涯笑傾淸酤不飲奚爲風波如此出也何之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也少爲學堅苦刻勵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幡然來歸遂不復出蓬蓽環堵躬事樵爨以事父母人莫能窺之後居雒三十餘年窠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酌酒一甌微醺卽止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嘗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人聞車音

爭接待童孺厮隸皆謹謖曰吾家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富弼入相語門士田棐訪雍出處將辟之雍曰吾進豈能禁吏責既閒安用名爲治平閒與客行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故曰雒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多事矣未幾新法行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咸欲投劾去貽書訪雍雍嘆曰此正賢者盡力之時也法固嚴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徵將作監主簿不起尋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復引疾固辭熙甯十年卒年六十七賜謚康節

康節先生天人爲憲好閒樂道遯世無悶吏愁新法

維寛是勸仁哉一言民蘇其困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也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云居縣城南三十里有屋兩閒屋前空地丈餘爲籬門杜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聞而訪之旣見問生何以三十年不出杜生笑曰以告者過也指屋下桑曰憶十五年前尚納涼其下何謂不出軫曰生何業曰昔者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兄子娶婦所耕不足贍因盡與兄攜妻子至此與人筮卜賣醫藥自給後子能耕鄉長者

與田三十畝使之耕耕有餘力又代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業者多吾食既足不當更取人利繇是筮卜醫藥近亦不爲軫日日復何事曰端坐耳曰頗觀書乎曰前二十年有人遺一書策當時極愛其論議今忘之并書不知所在矣時盛寒生布袍草屩室中枵然氣韻閒曠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括時理軍書過夜半未臥聞軫談頓忘其疲

城南杜五山桑一室萬物忘情枵然抱膝三十餘年偶爾不出幕府夜中載言神逸

徐中行 子庭錫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也始知學往都下求胡瑗所授經攻苦精思踰年乃歸歸住小室竟日危坐父疾跣足廬墓躬耕養母崇寧中郡守李諤以八行薦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辟皆不就時章蔡竄逐善類中行每一聞命輒泣下他日入黃巖盡燔所爲文幅巾藜杖隱委羽山中客有譏其避舉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以八行應科目則人之不被舉者皆非人類與客慙而退子庭筠有志行免喪不娶者十餘年居無隋容不苟臧否聞人善輒記其姓名傚屋以處未嘗戚戚鄉人稱之曰二徐先生湻熙間常平

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大書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君子放逐泣下中行釣閒人善不忘生平燔書獨處主敬避名高士之表二徐先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也身長八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結廬豫章東湖獨居東湖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披荆畚礫爲圃皆有法度雖寸土焦草凍滋鬱暢茂視他圃勝又不二價夜織屨堅韌過草爲人爭貿之暇則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世莫知也少與張浚

爲布衣交浚入相馳書屬豫章帥及漕爲我致故人蘇雲卿帥漕將命潛行物色得一人曰此中獨有灌園蘇翁無獻雲卿也帥漕變服入蘇翁圃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帥漕怳然久之蘇翁倚鋤汲泉煮茗意頗款洽因敘鄉里徐詢曰廣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德遠何如人也曰賢人也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耳帥漕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蘇翁笑曰咄咄德遠此事未了得枉帥漕迺坐中起出書函寘几上再拜曰張公令某等屈公共濟大業願公即駕蘇翁熟視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

嘆者已勞謝曰公等行矣吾且當來且往迎伺扃戸闔然排闥入書幣不敢家具如故翁已遯矣不知所終

東湖蘇翁偃息蓬廬牀頭土銼茶上漢書故人物色長逝焉如扃戸閴然晨風交蔬

順昌山中人

順昌山中人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康末避亂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茆屋屋中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主人初見人頗疑訝徐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子至是告以故主人曰亂何自起也衆爲言主人咨嗟久之曰吾父仁宗朝人也嘉祐時居此中因不復出

吾所聞有熙寧不知於今幾年乃至於此矣

千峰萬壑熙衎有人衣冠高古世紀是詢中原異姓

北狩至尊嗟爾君子能不沾巾

治篾叟賣醬薛翁

治篾叟賣醬薛翁皆蜀人也初程頤父珦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叟挾冊觀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篾叟先曰子嘗學此乎舉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請之篾叟曰三陽失位耳頤與顥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後袁滋入雒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

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世不知所得何語
也

城都市中有二老父拾篋賣醬挾冊而覩程子袁滋
後先與語大易之義布若鐘鼓

郭雍

郭雍字子和雒陽人也父忠孝事程頤習易說雍受父
學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召
不起孝宗稔知雍賢對輔臣輒稱之淳熙末卒年八十
三

子和早隱亦通世務長楊山谷危冠曳履於休孝忠

時稱其素道在人倫君臣交慕

蔡元定　子沈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也父發授元定程氏語錄諸書元定通其義登西山絕頂啖薺讀書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奏辟之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志坐僞學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就道朱熹與從遊數百人送之坐有泣下者元定策杖去徒步行三千里足爲流血至春陵生徒益衆或諷其謝絕元定曰人以學來安忍拒之禍患之至非閉戶塞竇所能避也子沈字仲默從謫道楚粵窮僻父子相對以

禮義自娛元定歿沈護喪歸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負先人也年僅三十隱居九峯躬耕學道公卿交薦不就
西山夫子春陵遠謫開門教授患難不易令子高軌
聲名莫追投迹九峯聖賢是擇

光緒十有八季太歲在壬辰仲冬月石埭徐士愷校刊

續高士傳卷之三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四

遼

許謙　張樞

明

徐舫　楊恆

王冕　鄭天祐

楊肩　王賓

陳澥雍　李孔修

伍雲　沈貞 弟恆子周

楊補　王艮 子璧

孫一元　邢參

陳松　陳昂

吳孺子　石門山人

續高士傳卷之四

侯官高　兆譔　　石埭徐士愷校刊

遼

蕭蒲离不

蕭蒲离不字桜嬾遼魏王惠四世孫也父母早喪鞠於祖兀古匿年十三兀古匿卒离不自念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滅性嘗泣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我者於是攻苦力學於文藝無不討習乾統閒累徵不就卜居抹古山謝絶人事日與有道者談論或問所得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也無疾卒

遯亦有人知學恩親浮游山水論道甘貧六鑿無攖爲樂恂恂歎彼名流瞀紱沈淪

金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也博學知天文不肎仕進承安泰和閒宰相累辟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亙天天下當大亂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孰能違之南渡河隱居嵩雒山中以伊雒之學教後進正大末卒

時哉杜老撫運自潔仰覩北辰赤氣如血天道在南

相教賢哲獨倡伊雒以造稷契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也操行崖岸耿耿自信早厭科舉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篇章句讀或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矣又曰人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曷以吾言求之或聞之曰君以此教人成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吾正欲渠不爲爾貞佑中居河南往來淇衞閒落魄困窮年五十卒於舞陽

耿耿晉卿授徒揚摧飢寒自持綴拾自作興哉其教棄今之學頗爾違時不糜好爵

薛繼先

薛繼先字曼卿不知何所人也南渡後隱居雒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和謙近人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或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爲曼卿反以爲方叔示之書曼卿如所書付之御史行部過曼卿曼卿匿鄰家不出或言翁何無鄉曲情曼卿曰予求之恩耳今之時政不皆善御史脫有所劾將謂自我同惡相庇他時必有受禍者卒

不見

無道之世政苛吏急小人相比君子獨立多言召禍餘波來及明哲曼卿起予遙集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也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兄領開封鎮兵仲振恐付家業與兄攜妻子入嵩山終日閒居閒與弟子張潛王汝楳行山谷間山中人咸以爲神仙仲振骨節珊珊有聲或曰仲振有養生術云

仲振去兄嵩嶽偕隱終日閒居靜觀朝槿時隨白雲

出岫遠近山中之人美其餘蘊

張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也少有遠志慕荆軻聶政爲人及壯折節讀書客嵩山從高仲振受易年五十娶魯山孫氏女孫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嘗行道中拾遺斧夫婦守斧前移時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君知邪遂如初天興閒攜家避兵少室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

張君五十乃娶老女拾穗負薪避世有侶獨行振俗

困窮潛處絕淍空山皃沒纂畢

王予可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也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南渡後居上蔡郾城之間軀幹雄偉貌奇古裹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縕袍不揜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旁蟲蠕蠕不顧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散漫碎雜無句讀其言多六經中語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遒勁遇宋諱則避之諸所引書皆世未見談說之際稍有條貫則以誕語亂之壬辰兵亂爲順天將帥所得知其名私議攜

與北歸館於州之瑞雲館予可聞之笑問將帥曰若欲以州覩住老夫邪不食數日卒

河東丈夫英爽髣髴作狂隱跡充塞正氣身不北行書避宋諱異代之下詢仰可慰

元

孫轍

孫轍字履常金陵人也學行純篤事母孝家居教授門庭蕭寂與人言以孝弟忠信爲本末嘗幾微及人過失士至郡有不詣轍則以爲恥部使者長吏仁且賢者必造焉樂易莊敬語不及官府憲司累辟皆不就元統二

年卒年七十二

孫子教授奉母甘旨門庭肅寂與人無毀譽行愉愉

記覩名士過都入國不見爲恥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也姱脩自治寒暑衣冠不少懈

御史方伯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屈嘗曰士無求用

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咸欽其名言

吾儒於世敗於行志用之不臧入夫名利翁乎無求

求其無媿終身斯言寍惟自治

許謙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也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清修苦節箸書立言非扶翼經義未嘗有作也大德中歲大祲謙貌加瘠或問之曰君豈食不足邪謙曰公私匱盡道殣相望吾安能獨飽乎浙東廉使王繼學訪謙於山中謂謙清氣逼人可畏既退論薦於朝廉訪使劉庭直趙弘偉列其行義章數十上皆莫能致至元二年卒年六十八

衆人皆飢安能獨飽嗟嗟許翁苦節是表渣滓日去清妙自保顯者對之風塵氣杳

張樞

張樞字子長婺人也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盡取讀之古今沿革政治得失禮樂興廢歷如指掌部使者交薦不起至正三年丞相脫脫纂修金遼宋三史辟長史固辭不赴七年復以國史院編修召又避不就使者强行至杭州遯歸年五十七卒

張公探綜指掌興廢流觀金遼悲悼宋代脫脫見致使者九輩中道引遯不還梗槩

明

徐舫

徐舫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約躬有道喜怒不形幼尙

俠好馳馬試劒已而幡然悔去爲進士業已而又悔曰人生貴適意奈何跼蹐章句中於是游江漢淮湘閒以詩歌自娛江湘參政蘇天爵表薦舫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紱乎竟逃去築室江皋每天雪放舟釣江中終日不反自號滄江散人高帝初劉基應聘舟泝桐江而西舫冠黃冠衣白鹿皮裘立江濱目送之曰卿何行邁不媿桐江水耶基與同聘者皆故與舫善銜舫以隱自高數欲屈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蹟而終

黃冠者子目送滔滔桐江如練何行爾曹噫乎出處當慎所操聖人在上士猶自高

張樞字子長婺人也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盡取讀之古今沿革政治得失禮樂興廢歷歷如指掌部使者交薦不起至正三年丞相脫脫纂修金遼宋三史辟長史固辭不赴七年復以國史院編修召又避不就使者强行至杭州遯歸年五十七卒

張公探綜指掌興廢流觀金遼悲悼宋代脫脫見致使者九輩中道引遯不還梗槩

明

徐舫

徐舫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約躬有道喜怒不形幼尚

俠好馳馬試劒已而幡然悔去爲進士業已而又悔曰人生貴適意奈何踘跼章句中於是游江漢淮湘間以詩歌自娛江湘參政蘇天爵表薦舫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紱乎竟逃去築室江皐每天雪放舟釣江中終日不反自號滄江散人高帝初劉基應聘舟泝桐江而西舫冠黃冠衣白鹿皮裘立江濱目送之曰卿何行邁不媿桐江水耶基與同聘者皆故與舫善銜舫以隱自高數欲屈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蹟而終

黃冠者子目送滔滔桐江如練何行爾曹噫乎出處當愼所操聖人在上士猶自高

楊恆

楊恆字本初諸暨人也性醇篤與人語如出肺肝恥爲覆藏元末州郡辟不就婺越朋請爲州閭師亦不赴浦陽鄭義門延致之翛然行坐皋比以講道爲己任已退居白鹿山躬耕暇則吟誦人莫能測也高郵欒鳳來爲州牧造門請辟不起遣閭右子弟即恆家問學州常有民坐法當大辟恆哀之爲白其誣民以烏犍謝頓顙流涕終不受

楊公質直語無覆藏潛隱州閭講道浦陽鄉人有罪秉義主張顧彼烏犍哀此黎氓

王冕

王冕字元肅諸暨人也少好學家貧依沙門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火讀之琅琅達旦安陽韓性引爲弟子性卒門人事冕如性冕父時已卒迎母入城就養他日母思還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被古冠服隨車後小兒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薦之不就久之北游燕秘書卿泰不花薦以館職冕笑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遊矣即日南還攜妻子隱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薤韭各百本芋一區梅花千樹搆茆屋於中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不使人觀更深則然火朗

詠之高帝取婺州物色覓欲授以參軍一夕亦

大冠元肅俯仰天步笑彼燕市行見狐兎歸與南山種豆盈疇時明身亦以副心素

鄭天祐

鄭天祐字述作閩候官人也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終隱南湖塢中久之益憤世亂周急貧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皆鬻而放之嘗買南山田價已盡聞其子價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未盡而值給如之後其孫價又告曰而祖所鬻田未盡而值給如故人異之咸呼之顛公云晚辟穀日飲醨酒一升曳芒鞋散髮行道上歌屈原漁

父篇或勸之仕喟然嘆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
鬣白毛龍幹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首昂
尾駝頭駱膝蹄齧善蹙蹶諸野終年而肥耶洪武初卒
磊落鄭公遭亂幽憤鬱散其產日飲良醞見幾審顧
喻馬以訓我過南湖感茲頹運

楊肩

楊肩字嗣慶江西吉安人也篤行清操學有根柢與相
知講論輒累夕忘寐坐有豪貴則終日不言洪武中太
史宋濂參政陶中立交重之累以孝廉文學辟不赴吉
安侯子陸贄以高帝駙馬從肩受學入朝風格不凡帝

目之問誰教者曰吉安人楊甫也帝喜召甫見賜食徵纂修不就止足壠畝不謀生理嘗誦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哉垂老神守盈固視聽精完誨人不倦以壽終

豫章之老循循善誨坐有貴人三緘不對鄉黨一篇養生道在密勿朝夕仙老可廢

王賓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也七八歲入鄉校博學該覽無不討論於醫學尤工顧不胥醫富貴人里巷貧窶疾病者趨往診視與藥餌不倦貌故寢又以藥黥面及肘股皆

成瘡鬐兩角苡屩竹杖短布衣行市井閒或箕踞道旁爬搔肘股搢紳心知其賢莫敢引接賓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篤孝太守姚善造之映門語曰母驚老母須臾踰牆避去他日善卻騎從獨候門下始與相接據坐受拜若師弟子善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卒臨卒抱持母不舍久之復甦再視母乃絕

嗚乎仲光傷心之人遺世養母周貧毀身身先母死瀰留逡巡哀哀髦期悠悠高旻

陳澥雍

陳澥雍靖江人也篤志古學遯世無悶自號龍潭老人

陳獻章嘗謁吳與弼質周易疑義與弼曰君過清江叩龍潭老人耳獻章如弼言往澥雍方犂田雨中止獻章隴上田畢延至家具雞黍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獻章嘆服而行澥雍語妻子曰吳康齋非愛我者遂從去

徵君者弼依依龍潭寄語學人[illegible]問易於南疑義旣析道心無閒會當早逝罔失樂湛

李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粵人也好周易善詩畫不肎投合於時皂帽深衣敝廬破甑未嘗出戶兒童婦女皆呼爲子長先生嘗入縣輸租拱而立令異焉問姓名不荅呵之不

動令怒加笞榜俯受趣出終不置對卒無子按察使李子庸爲治葬云

子長高行端居蓬蓽帛帽深衣申申無逸輸租入縣遭吏所急甯爲令辱毋爲令識

伍雲

伍雲字光宇廣州新會人也性至孝軒輊自樹立與陳獻章友窮年約已探研理道隱居南山南有大江以意造釣艇置琴一張每晨夜放艇獨釣或設茗與獻章共泛扣舷和歌悠然不知有人間世又於北巖創亭盈丈視之窈如焚香晏坐閉門息交往往終歲

隱居息交羨茲伍叟以意造艇得魚餉口柴門逐江巖亭虛廠鳴琴晏坐天地何有

沈貞 弟恆 恆子周

沈貞字貞吉長洲人也父澄永樂初徵人材不起貞與弟恆志尚高邈有父風怡隱不仕家相城西宅故多怪石嘉樹風日明遠兄弟被古冠服登樓吟眺或扁舟入城留止僧舍自相語默貞年八十餘恆年六十有九乃卒恆子啓南名周世稱石田翁風格潔修寬然長者事母孝父卒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卿不知吾母以周爲命乎嘗購得古書費不貲客來諦視曰吾書也曷告我

所從來周便舉書還客終不言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不就閒居奉母寄情書畫遂出古人嘗於郭外置行窩每自相城至則遠邇競傳沈先生來戶屨填咽隨所請應之雖販夫牧豎無不滿志去州有太守曹營搆府廨將圖楹廡籍周名檄掾攝之周曰幸無驚周母周日夕畫不敢後客有欲爲諷太守者周固辭曰往役義也竟往年八十三卒

隱德之傳在晉惟翟於戲本朝沈氏奕奕石翁承風寵辱不易養志罷舉行義趨役

楊黼

楊黼字太和雲南人也篤學讀五經皆百徧口不言人過或勸其應舉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耶家居庭前有桂樹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注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錄皆小古篆秃筆爲冢作筆塜於西原瘞之每出遊林泉輒留連不去以父母在未忍違離躬耕數畝取備甘旨不求餘也父母沒爲傭營葬葬畢入鷄足山棲羅漢壁石厂中十餘年乃卒年八十

親在力田取彼甘旨親沒傭身封隧以起黼也事畢養生送死嗚乎孝經人曷昧此

王良子璧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也俗業鹽無學儒者艮性孝謹晨省夜定埽舍奉席如古禮嘗冬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大痛哭他日聞人言王撫軍說論語與已同乃往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詣軍門請見文成異之下階迎肅艮長揖坐上坐論道居數日乃去後駕小車從二奴北行以師說化導郡守辟召輒辭疾不赴或問艮何爲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吾之仕也或勸之䇿述不應御史吳悌表薦不就子璧字宗順嚴取予敦孝弟𢧐愊不繩側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不當顧也時曳杖逍遥山谷間歌聲與林樾相激發中丞淩澥樓薦

於朝堅臥不赴臨卒屏婦人久之進門人子弟講學而終

王生父子起於鹽竈定自重禮取予維嚴詹詹無隱

獨行自潛作之迹之先民所贈

孫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也年十三誦古六經文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罕窺其爲十八入終南隱太白山食草木居息厓下時有所得赤腳散髮登山高峰持古松根扣巨石而歌自號太白山人後往來吳越元巾白袷以鐵笛木瓢自隨常默坐閉爲詩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則撫掌大笑費文憲宏罷相東歸詣之値元晝

寢久不起文憲坐愈恭既出又了不謝已送及門延頸東望曰獬上碧雲起遂接赤城文憲出嘆曰宏一生未見有此人晚娶婦居苕溪講性命之學年三十七卒

作者孫子矯迹聖朝遭世非議淵然不淆翼翼文憲明其無驕碧雲赤城風流彌超

邢參

邢參字麗文吳人也早喪妻不娶教授鄉里以著述畢老家貧恥干謁朋友之門亦罕投迹客至或無茗椀薪火斷則寒食嘗天雪累日甕無粟兀坐不出人往視之方苦吟誦也又連日雨復往視屋三角墊參怡然執書

坐一角不滲復累日矣以詩卒

邢君屢空人不堪憂坐邀屋漏忘味脯修雨雪自娛

情知匪仇庶幾盌靜無累貴遊

陳松

陳松六合人自號六合散人少爲諸生有穎思已棄去佯狂自放家故有一婢名墨奴又嘗畜一羊酷愛之日引墨奴牽羊相隨哦詠市中松雅能詩善書字畫飛動邑遠近亭堠障壁往往題識焉久之墨奴舉子益困貧乃之鄧鬻子爲長歌書州守壁開刺史出讀而悲之反得子者值取其子以歸後北遊梁魏比順德鄭亭題詩

廡下日已晡亭長猝避客曰太守來松踉蹌去已太守至讀廡下詩壁猶濕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榜之亟追松松去已遠太守惆悵久之太守者濟南李于鱗也松嘗於商雒山行夜宿古神祠中四壁蕭寂惟山杏一樹婆娑覆檐徘徊爲詩長號幾絕松卒以困終

南有狂狷天地爲旅一婢赤脚相隨踽踽亭長何知太守來暮脊盤空山婆娑老樹

陳昂

陳昂字雲仲莆田人也容貌奇好飲酒喜怒任眞嘉靖中倭夷寇興化昂與妻子[illegible]豫章業屨爲日已泛彭

蕭居於匡廬家貧遊無資嘗爲遊僧傭附之遊以故得遍覽三峽劍門登峨眉焉久之僧死昂亦歸吳寓建業賣卜秦淮一室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人不知其何許人也里人林古度過其門異之就與語乃得昂平生檢其詩誦之昂反面向壁流涕失聲他日載誦其詩又復嗚嗚泣下居數年竟窮死有詩五百篇

名山大川舟車所極雲仲隱傭遂其登陟憔悴賦詩嗚嗚自得竟陵好之相通冥默

宋登春

宋澥翁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也方領大耳身長

七尺鬚眉皓然善飲酒時發憤讀古人書久之棄家遠遊入燕閩布衣謝榛詩籍甚公卿閒讀而唾之曰此以聲律傭匃者也去之齊魯登嶧山還居長白蕭寺三年又去而浮淮渡江謁延陵季子祠已復遊青徐出關陝諸塞入於太原敝衣苴履逆旅人視之蔑如也至江陵感昔賢之蹟躬耕天鵞池歲穫菽雜米而炊晝夜吟詩不絕口荊州守徐學謨詣之累月乃見朙日冠紫籜冠衣皁綈衫報謁踞上坐吏人皆竊罵之學謨爲置館郡中日鍵扉臥不起謨往造不得入從胥穴垣入溯翁方科跣席一藁偃臥壁下也後謨再起禮部尚書溯翁杖

策來燕諷其早退曰公脫能歸吾當就公蹈東澥死誤
旣歸澥翁果來居二年竟投澥而死
吁嗟澥翁好遯不羣實羞其徒詞賦紛紜杖策遠遊
賞彼徐君蹈澥非罔厥義莫聞

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蘭溪人也兒時父不課經史獨授杜詩一編長好離騷老莊爾雅遇俗夫則云吾不識字口誦詩使人代書之家居蘭溪東郭負郭有田一頃盡易磽瘦鑿溝引水泉入廚日閉門藉虎皮危坐或問之曰吾尋味好客話言耳性愛潔不畏寒遇泉水淸泠雖秋冬

輒解衣以浴嘗遊雁蕩度天台石梁絕糧啖蘆菔根四十餘日後居僧寺自炊一銅竈飯不足則餔糜日買兩錢菜分餘葉爲虀羹語人曰免吾低眉向人覺飽於梁肉耳有一大瓢摩挲如玉所至持擕他日過荆溪遇盜破之抱瓢泣數日夜乃去晚自稱破瓢道人隆慶末卒於梁溪

識字則累食肉則辱清泠之淵可以濯足歷歷者瓢人棄不蓄彼哭孺子破而痛哭

石門山人

石門山人兆曾大父之從兄也謹按故郎中汪公宗伊

志碣尚書何公喬遠名山藏高道記曰諱澂字宗呂自稱石門山人躬行孝義肆志經史不樂進士業或勉之嘆曰文至舉飾比偶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耳築霞上居養脩自樂歌頌堯舜之道與鄭善夫傅汝舟友善善夫且歿遺言曰詩文妻子付高傅兩君經理其行誼如此家貧樂酒布袍百結醉則起舞傞然放歌人望之如神仙性愛山水孤潔獨往不與人接善書畫意致高負郡國守相富商賈人不能得一赫蹏當酣適時小夫稚子可掩而取之邑有宋生者患瘧往過之就廡下爲寫菊數本復寫怪石修竹投筆去生躍起視之病霍然良

巳人謂山人畫不減少陵詩也嘉靖二十一年卒

於穆我公篤孝秉義歌從堯舜養晦樂志伊余仁考
撫運遺誨曰爾則效身命無墜

光緒十有八季太歲在壬辰仲冬月石埭徐士愷校刊

續高士傳卷之四終

續高士傳卷之五目錄

附見

晉

元

續高士傳卷之五

侯官高　兆譔　　石埭徐士愷校刊

附見

晉

李廞

李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也清貞有遠操不肎婚宦住兄侍中墓下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閒王辟太尉掾不赴後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迺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

宗子清眞標映江夏仰臥誦讀彈琴墓下情欲旣

捐何心用舍彼哉茂弘一爵相假

唐

陶峴

陶峴崑山人靖節先生潛之裔也文學經濟不謀宦游慕謝康樂爲人思樂尒山水閒盡耶田園擇家人了事不欺者付之製三舟一舟自載一載賓客一舟供具與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布衣焦遂共泛江湖中名聞朝廷經過郡邑無不延致峴咸謝卻不與交接吳越閒稱爲水仙往往數歲不歸見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也峴栖遲逆旅居貧布素浪迹怡情垂三

十年晚歸老吳越卒

抱資經世韜而自晦遠遊擅權旅處引退樂於山水迺三十載嗟覘之智可以亾悔

周朴

周朴字大朴吳人也唐末隱閩中安溪縣南山下後居烏石山與沙門處伺其徒粥食時則攜巾盂坐其下畢飯而退寄迹行吟塊然自樂郡中豪富供沙門施錢朴巡行各匃一錢有多與者止受其一滿千錢將買茗藥費盡復然黃巢入閩聞朴名求得之曰若能從我乎朴曰吾尚不仕天子安能從爾作賊巢怒

殺之涌白乳數升

苦吟者朴曠懷秉操嗟嗟賊巢知名傾倒於皇明庭一官非好安能辱身從爾作盜

宋

文宏

文宏蔡州褒信人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耆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人呼之文秀才云隱居寡營不言世事去邑城數里有田百畝躬自耕耘歲所獲募里中貧乏之者輦負就其家約日與饘粥之費以充傭直久之復還一處凡數遍即并盡矣明歲亦如之大中

祥符初少卿蔡汝典郡邀之宏爲牙校所迫不得已詣郡汝盡禮迎待略無留意者以修身化民之道曰六籍載之備矣更復何求乘閒問道術笑而不荅旣還告鄰黨曰吾將遠遊未期间月卒自努力也與妻去不知所終

髦衣文翁耦耕取粟詔彼窮乏甏負饘粥一爲世知行不信宿長謝世人努力自勖

郭延卿

郭延卿雒陽人也以文行稱於鄉閭累薦不起居水南不入城市錢演留守西京與通判謝絳書記尹洙

推官歐陽修微服訪之延卿接談更不復問久之笑曰陋巷罕有過從往日所見都無如公等老夫願少留於是設陶樽果蔌相與歡飲日暮府吏牙兵來列門外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都也尹洙揖演告延卿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指尊酒曰公等尚復能飲否演欣然從之肴核無加語笑自若既去延卿送於門曰老夫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演等登車茫然自失

雒下莘公過從高逸野服班荊陶尊果實何物車騎喧闐蓬蓽增夕旋駕流連自失

俞灝

俞灝字清老金華人也甘貧不娶棲山以居人稱之曰牛山道人王安石嘉其潔偶諷之爲釋灝曰無錢得祠部耳安石爲買牒度名紫琳戒期祝髮愆而不至安石訝詰之灝曰吾思僧不易爲生龜脫筒亦難堪忍祠部已付酒家償負矣

道人棲山與世不伍誰其栖栖爰求祠部酒家責多僧亦愁苦前言戲之彼哉介甫

羅可

羅可沙陽人也性寬弘有詞學以疏放自適不復有

仕進意鄉人共師事之鄰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烹雞以餉子我誠媿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年六十七卒

可善其鄉委懷書契坦化萬物守雌隱世鄰有攘雞引責鮮惠孥竝相就頹然既醉

蘇扶

蘇扶隱士庠仲子也習詩善書家貧有介郡守辟之語子弟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哀吾貧而周之甚善顧豈忍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就

歿之日無以斂云

蘇氏之子長貧守介念父隱名喟然抱慨曰扶安忍盜竊是敗隳嘻斯言亦可以戒

元

褚師秀

褚師秀字雪巘杭州人也宋亾讀書天慶觀苦節自娛平章尤某至郡聞秀名從兩童子之觀自通欲一拜褚高士觀主導詣秀室方讀書揜卷曰師秀生未識貴人語未卒尤拜於地秀起鎖戶顧語人曰三年前閩州王高士嘗留此秀非其人也出不復顧

美哉顯者思賢恐後維此哲人高名恥遘自謝非倫去矣不復兢兢苦節我儀師秀

吾衍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也意氣疏曠高不事之節善著書修辭立論獨超古學左目眇跛右足一俯一仰躡藉可觀家貧僦樓居樓下訓童子自居樓上與賓客談笑長吏貴人相過遥從樓中語曰衍出有間矣終不與接嘗畜兩鐵如意日持弄之年四十未娶宛邱趙天錫爲買酒家孤女一日立冠緇衣詣仇仁别沈西泠橋下

跛者吾子意氣横陳瘦迹樓居六籍是親時吹洞
簫容與散襟高操不同終蹈水濱

呂徽之

呂徽之天台人也家仙居萬山中安貧樂道漁釣自
給嘗大雪攜楮幣詣富家易穀聞詠詩哂焉客怒爭
侮之已與賦詩皆驚與之穀曰不義之貨吾何庸取
卒易之去客躡其向雪霽詣之草屋一閒四壁立忽
米桶中有人乃徽之妻也天寒凍坐其中客曰先生
何之曰溪上捕魚至溪上果見之遙語曰幸歸少需
得魚易酒歸飲公耳頃之攜魚抱甕至盡歡而散他

日再詣之不知所往

霏霏霰雪邁邁川渚老翁何之出求魴鱮婦坐倉
箱寒風是襟客子相索不安其處

倪瓚

倪瓚字元鎮常州無錫人也強學好修敦行孝弟有
餘貲財見義即為客死其鄉不能歸櫬者輒營葬之
所居高樹幽篁蔚然深秀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性
雅潔日沐數十度齋前木石咸加濯滌至正初蠲棄
家產得錢盡推與知舊人竊笑之未幾兵起富家剽
掠都盡元鎮扁舟浮游湖泖閒沈晦免禍皦然不渝

洪武初還卒於鄉年七十四

雲林好義行志情知識運知命獨散高貲甘此沈晦庶免乘危迢迢哲士衰世之師

光緒十有八秊太歲在壬辰仲冬月石埭徐士愷校刊

續高士傳卷之五終

續高士傳跋

高雲客先生是傳蓋繼元晏先生而作故所錄始自晉迄於明凡一百四十有三人夫以靖節而猶不錄者陳氏日浴序謂淵明之隱爲晉也使晉不爲宋淵明未必不仕也誠哉是言故此書之不錄淵明猶皇甫書之不錄夷齊也然則淵明者忠義傳中人也我恐讀高士書者而致疑於是焉故重爲之跋

嘉慶丁卯初夏滬上梅谿徵復齋題於寶日閣

是書爲之序以弁其首者凡五人獨無自序其所錄百四十三人蓋校元晏前傳人數爲倍之也前傳凡

七十二人與劉子政傳列仙列女同然傳止七十一人其一元晏隱以已當之今本作九十餘人乃後人所誤添陳序稱前傳九十七人蓋徒憑黃省曾補贊本而攷之未審此書校元晏書倍其數而止一百四十三人其一殆雲客隱當以已猶元晏之志乎顧五序俱未之及而又無自序以言之耳徵又書

是編不錄二陶公去取固嚴矣獨其於宋而取种放何耶豈因其母而箸之耶明人有敬虛子者譔小隱書亦取放曰爲其箸退士傳也與此書豈同然歟復齋又書